

第二因：不定，智慧不穩定：

「二、不定故，有時有處有異智生故。」

這一段是《莊嚴經論》當中告訴我們小乘的忖度人不能夠入於大乘的境界，五個原因的第二个原因。

所謂「不定」，是指「有時、有處，有異智生故」。有的時候、有的地方，會有顛倒的智慧生起。這個意思是說，像我們凡夫今天親近三寶學習佛法，然後就會依據正法生起聞慧、思慧、修慧。可是畢竟是凡夫，有時候會起顛倒，便可能捨離正法，轉而相信外道；或者說本身因為沒有證得真理，憑藉自己的分別心，就會產生顛倒的智慧，「異智」。所謂「顛倒的智慧」說，本來信受正法轉而不信受；或者雖然信受正法，可是對正法的解了是有問題的。這個就叫「異智」。

因此，小乘凡夫佛弟子的這個智慧，有的時候、有的地方會有不同的現形；有時候是善的分別心，有時候就不善的分別心，有時候又落於無記。假設是外道的話，當然都是不善的分別，都是顛倒過失的分別。因此就叫不定。不像佛菩薩，佛菩薩恆常都是無漏智慧的現前。佛菩薩的智慧不同於小乘凡夫佛弟子的智慧，好比說現在是了知真理的智慧現前，等一下又變成有不了知真理的智慧出現嗎？不會的。佛菩薩的智慧，一切時、一切處都是平等一致的，都是無有差別的，都是現觀真如的，都是通達一切法的。

小乘、外道這種忖度人，他們的智慧就不一定，有時候是顛倒，有時候是不顛倒；有時候分別心起的時候是善，或者不善，或者非善非不善；會有這些差別的分別出現的。所以不能趣入大乘境界。

第三因：緣俗，智僅能思量世俗諦：

「三、緣俗故，忖度世諦，不及第一義諦故。」

即是說，這些忖度人本身的虛妄分別所相應的思量的心，只能夠去揣測、去思量「世俗諦」。

所謂世俗諦，可以理解為佛用語言文字的教法所建立的真理。例如佛告訴我們苦、集、滅、道四諦，以及十二因緣等法。

用語言文字所安立的教法，這樣的內含就叫世俗諦，那什麼叫「第一義諦」？「第一義諦」也就是「勝義諦」，也就是非安立的真理，因為真如法界不是用語言文字可以安立的，它是超越語言文字的，所以就叫「第一義諦」。「第一義諦」，代表第一的、究竟的境界，也就是真如法界。

所以說，小乘與外道他們的思量分別心，最多只能夠去思量揣測語言文字所宣說的世俗

諦而已，他是不能夠到達、悟入第一義諦。因此他能夠了知大乘的境界嗎？不行。而大乘最深廣微妙的境界，正是第一義諦、真如法界，這是忖度人所不能夠趣入的。

第四因：不普，了知不普遍：

「四、不普故，雖緣世諦，但得少解，不解一切故。」

「不普」，不普遍的意思。雖然能夠攀緣世俗諦，但是他就因此能了知世俗諦的一切嗎？包括說五蘊、十二處、十八界等等這些世俗諦的一切法，他都能夠圓滿通達？並不能。

聲聞、外道即使對世間法有所了解，也只不過能夠得到少許的解了，不能夠解了廣大無量的一切境界。因此，他們不但不能夠到達出世間勝義諦的境界，連世俗諦的境界也只不過順從文字而了知少許而已，不會因此就通達一切世俗法，這個就稱為「不普」，不普遍。

第五因：退屈，辯才會有窮盡：

「五、退屈故，諍論辨窮即默然故。大乘智，無依，有證智，乃至終無退屈。」

「退屈」，爭論辨窮即默然。聲聞與外道的智慧他會有退失與屈伏的時候。當他們在與人辯論時，如果辯才窮盡就默然。

例如經典中記載，天女與舍利弗尊者在對談，講到最後舍利弗無話可說。為什麼？因為辯才窮盡。連證阿羅漢的聲聞都有這個問題，更何況是凡夫弟子與外道。

佛在世的時候，常常就有這個事情，諸多外道前來挑戰佛陀，可是最終往往詞窮理屈，只能默然而退。所以說，小乘的智慧、外道的智慧就是如此，這便是所謂的「退屈」。

相對於聲聞、外道的智慧，《莊嚴經論》接著說：

「大乘智，無依，有證智，乃至終無退屈。」

也就是說，相對於聲聞、外道的智慧，大乘菩薩的智慧、諸佛的智慧是「無所依」的。不是說佛菩薩的智慧還需要依據這個教法才能生起。不是如此。佛菩薩的智慧，乃是內在有一個無漏現觀真如的智慧現前，那都是憑自己的能力而證得的，不依止於外在的任何的事物。

接著又說：「有證智，乃至終無退屈」。所謂「正智」，就是指內在已經真實證得無漏的智慧。佛菩薩的辯才是無礙的，也是無窮無盡的。若他要宣說諸法，可以累劫不斷地宣說，都沒有窮盡，「乃至終無退屈」，乃至最終沒有退屈，佛菩薩不會有退屈的情況。

以上只是簡單說明，相對於忖度人所具有的五種過失，大乘的智慧則具有與之相反的五個功德。因此論中說：

「故大乘經理非忖度人境。」

也就是說，因此可以得到一個結論，大乘經中所宣說的這些真實理，並不是這些「忖度人」的境界所能夠了知、所能夠悟入的。以上這一段內容，是引自《莊嚴經論》，在後面會有

這一段內容，等之後學習《莊嚴經論》本身的課本時，還會再一次深入學習。

然後，窺基大師在此處進一步補充說明：

「彼言「忖度人」，即聲聞、外道。」

《莊嚴經論》當中所說的「忖度人」，主要就是指聲聞與外道這兩類人。當然這裡所說的聲聞，主要是指凡夫位的聲聞。雖然小乘阿羅漢同樣也屬於聲聞乘，不過從某一方面來說，他們並不會誹謗大乘說「大乘非佛說」，因此就不是我們這個地方所說的「忖度人」。或者也可以將阿羅漢納入其中，因為畢竟從大乘經典來看，很多地方可以看出這些阿羅漢不如菩薩的地方。這個就是第四個原因、理由。

當然，也可以將阿羅漢納入其中。因為從許多大乘經典來看，阿羅漢在某些境界與功德上，仍然有不如菩薩之處。

接著，下面這一段是引發建立「大乘是佛說」的第四因：

然彼復言：「前三因，建立大乘雖是佛說，然今釋迦如來不說此法。」

意思是說，《莊嚴經論》當中又進一步這樣說。說什麼呢？「前三因，建立大乘雖是佛說，然今釋迦如來不說此法。」

也就是說，從前面不記、同行跟不行的三個原因，基本上我們就能夠建立大乘是佛說。可是這個時候，小乘的佛弟子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：雖然你透過前三因來建立大乘是佛說，不過我告訴你，現今的釋迦如來並沒有宣說大乘經，也沒有宣說大乘法。因此在《莊嚴經論》當中，這些小乘的佛弟子就說出這樣的主張。

也就是說，雖然你透過前三個理由，已經建立大乘是佛說了，我仍然可以說，雖然你說大乘是佛說，可是釋迦佛實際上並沒有說大乘。

「然彼復言」，這個「彼」就是指《莊嚴經論》；或者說是指小乘的佛弟子。《莊嚴經論》中或小乘又提出新的說法，雖然前三個因已經建立大乘是佛說了，可是釋迦佛並沒有宣說大乘。

因此，這一段的議論，就是為了引發接下來第四個理由，也就是第四因的成立。

甲五、釋成就

第四、「成就」者，若汝言：「餘得菩提者說有大乘，非是今佛說有大乘。」

若作此執，則反成我義。彼得菩提，亦即是佛，如是說故。

成立大乘是佛說的八個原因，在此進入第四個。

「第四、成就者」，第四個原因就是成就。

這時候，**「若汝言」**，世親菩薩他就提出對方的說法：**「餘得菩提者說有大乘，非是今佛說**

有大乘。」

意思是說：你們主張「有大乘」，那也只是其他得無上菩提的人曾經宣說大乘，並不是現在的釋迦佛說有大乘。這個等於是說，小乘的佛弟子眼看前面的三個原因已經成立大乘是佛說了，但他還是不能接受。因此就又提出新的主張。他們的主張就是說，雖然你說大乘是佛說，但那是其他已經成就無上菩提的佛說所說的大乘法，並不是現今的釋迦佛所說的大乘法。既然現今的釋迦佛沒有說大乘經，所以現在世間所流通的大乘經，就不是釋迦佛所說的，因此這個大乘也不能算是佛說。這個時候，小乘的佛弟子又提出這樣的主張。

因此，世親菩薩就將小乘佛弟子的新的主張先引述出來，然後加以反駁。

世親菩薩就駁了：

「若作此執，則反成我義。」

意思是說，如果你這樣認為的話，那麼剛好反而能夠成立我所主張的大乘是佛說。即是說，假設你認為其他得無上菩提的佛有說大乘，而釋迦佛沒有說大乘；如果你是這麼認為的話，那反而能夠成立我所主張的大乘是佛說。

為什麼呢？

「彼得菩提，亦即是佛，如是說故。」

因為其他那些已經證得無上菩提的人，當然也就是佛。既然其他得菩提的人就是佛，你認為其他得菩提者有說大乘，那就等同於承認佛曾經宣說大乘。如此一來，正好成立「大乘是佛說」的主張。換句話說，既然其他得菩提的人也是佛，而他們又宣說大乘，那就等於大乘是佛所說。因此，如果你認為其餘得無上菩提的佛曾經宣說大乘，反而成立我的主張是對的，你也認為大乘是佛說。

所以說，其他得菩提者即是佛，既然他們有宣說大乘，也等同於是成立「大乘是佛說」的主張。這是《莊嚴經論》當中所提出的第四個理由，稱為「成就」。

成唯識論對讀補充：釋成就

四、應極成故。若謂大乘是餘佛說，非今佛語。則大乘教是佛所說，其理極成。

述曰：

若言：「大乘是迦葉等餘佛語，非釋迦語。」

則極成許「大乘是佛說」，今佛亦應說此大乘，佛智等故，如迦葉等佛。

何故乃言「大乘非佛說」，翻覆自違。

彼文廣論問答，又縱汝許「是佛所說、不是佛說」，皆有過失。

「四、應極成故。」也就是說，應當「極成」。在《莊嚴經論》中稱為「成就」，那現在這個地方叫做「極成」。怎麼說呢？

「若謂大乘是餘佛說，非今佛語。則大乘教是佛所說，其理極成。」

意思是說：如果你認為大乘是其他佛所說的，而不是現在釋迦佛說的，那麼就會得到一個結果：大乘的教法畢竟仍然是佛所說。

也就是說，你認為大乘是其他的佛所說，我們先不論所謂「其他佛」或者「現在佛」。既然你認為大乘是其他的佛所說，你把那個「其他」拿掉不管是哪一個佛所說，就相當大乘是佛說，是不是？不管是過去佛說、現在佛說、他方世界的佛說、或者我們這個世界的佛說，只要你認為大乘是其餘任何一位佛所說的，那就等同於承認大乘教法是佛說。這個道理就稱為「極成」。

這裡我們先理解一個概念，這個「極成」簡單說，就是「自極成就」。這個「即」代表已經來到一個極端的意思。然後「成」即是成就的意思。合起來「極」和「成」合起來代表來到一個很極端、很究竟的一個成就。

「極成」是屬於這個因明中的一個專有的名稱。在佛教的邏輯學（因明）當中，有一個「極成」的概念。它的意思即是說，立敵雙方所共同承許而沒有異論的情況。所謂「立敵雙方」；「立」就是立論者，也就是提出主張的一方；「敵」就是對立者，也就是不同意我的主張，質疑、反駁的一方。就好像辯論的兩方，有一方負責提出主張（立論），另一方負責問難與反駁，這就形成「立敵雙方」。

假設參加辯論，就會說誰當立論的主方，然後誰負責反駁。假設你是當立論的這一方，你就需先提出你的主張，然後再由另外一方來提出反駁，因此就形成立與敵雙方——包括立論者還有反駁問難者。現在一旦落入於這樣的情況，立論的人跟敵對的人，雙方面都共同同意，沒有異議了，我們雙方面都同意了，同意這樣的結果，沒有異議了，那還辯得下去嗎？辯不下去了。例如，我提出大乘是佛說，你反駁說大乘非佛說，就有一個立論與敵論雙方。可是當我提出大乘是佛說的時候，敵對的一方如果認為大乘是其他的佛所說的不是現在的佛所說的；如此一來，代表你作為敵對的一方，你本身也認為大乘是佛說了，那就你跟我的主張是一樣的，那還能夠再辯下去嗎？不用了。我認為大乘是佛說，你也認為大乘是佛說，代表我們兩方面都共同同意大乘是佛說，沒有異論。沒有異議，那就叫做「極成」。

因此，在邏輯推理辯論中，假設兩方面都有共同的一種同意而無異議的話，就稱為「極成」。也就是說，當來到一個很極端的地步，而且這個很極端的地步是雙方都同意同一個結論時，這論點就被成就了、成立了，就叫「極成」。

我成立大乘是佛說，那你作為一個反對者，當你也同意大乘是佛說的話，那就變成說大乘是佛說這件事是成就的，而且已經來到一個極限、極端的地步了，我們都同意了是不是？當所有人都同意大乘是佛說的話，那不就是成立大乘是佛說這件事已經來到一個極限了是不是？就叫「極成」。

所以成唯識論這個地方說：如果你認為大乘是其他的佛所說，不是現在的佛所說，那代表你所提出的主張裡面也有包含大乘是佛說了。結果反而變成也是同意我的主張。我主張大乘是佛說，你也主張大乘是佛說，那就代表沒有異議了，兩個意見是一致的。這就稱為「其理極成」。

以上是《成唯識論》的內容，那底下「述曰」就是窺基大師的解釋。

「若言：『大乘是迦葉等餘佛語，非釋迦語。』」

意思是說，假設有小乘的佛弟子這麼說：大乘是過去迦葉佛等其他的佛說的，而不是現在釋迦佛所說。

也就是說，你認為大乘是過去迦葉佛，或者在過去的諸佛說的，不是現在的釋迦佛說大乘。如果你這麼認為的話，「則極成許『大乘是佛說』」，代表我們已經能夠共同的成立、共同的認可大乘是佛說。也就是說，「大乘是佛說」這件事已經達到一個極端的界線了，因為所有人都同意了嘛。本來認為大乘是佛說的人也同意大乘是佛說，現在連你們反對大乘是佛說的人也認為大乘是佛說了，那代表所有的人都認為大乘是佛說。成立同意大乘是佛說這件事已經來到一個極限了。

為什麼呢？

「今佛亦應說此大乘，佛智等故，如迦葉等佛。」

意思是說，你說釋迦佛沒講大乘嗎？不對。釋迦佛也應當說大乘。為什麼呢？因為諸佛的智慧都是平等的。既然諸佛的智慧平等，就沒有理由說一尊佛他說大乘，而另外一尊佛不說大乘。佛的智慧、佛的慈悲都是相等的話，那應當諸佛只要有一尊佛宣說大乘，其他所有的佛也都應當同樣宣說大乘。

因此可以導出一個結論，你說釋迦佛沒說大乘，是不對的。釋迦佛也應當說大乘，而且必然會說大乘。因為諸佛的智慧平等，諸佛的慈悲與功德亦皆都平等，就如同過去迦葉等佛一樣，現在的佛也應當會宣說大乘才對。

接著說：

「何故乃言『大乘非佛說』，翻覆自違。」

意思是說：那為什麼你還要說「大乘非佛說」呢？這樣不是「翻覆自違」，前後矛盾、自

相違背嗎？「翻覆」就是反覆的意思。即是說，你的話反反覆覆，一下子說大乘非佛說，一下子又說大乘是迦葉佛說的、是其他佛說的。但不論是不管是哪個佛，只要你承認是佛所說，就代表大乘是佛說。然而你卻又主張大乘非佛說，這樣豈不是自相矛盾、反覆錯亂嗎？自相違背嗎？怎麼能夠這樣子呢？

這一段所說的，就是第四個原因，「成就」。在《莊嚴經論》當中叫做「成就，《成唯識論》叫做「極成」，意思是一樣的。

接著，後面這一段的內容，一樣是為了引發後面的包括第五跟第六：

「彼文廣論問答，又縱汝許『是佛所說、不是佛說』，皆有過失。」

「彼文廣論問答」，也就是說，在《莊嚴經論》當中，又有一段較為廣泛、詳細的問答。詳細地問答什麼呢？

「又縱汝許『是佛所說、不是佛說』，皆有過失。」

也就是說，不論你是同意大乘是佛所說，還是認為大乘不是佛所說，兩種立場其實都會產生問題。「是佛所說」就是指「有」、有體的意思；「不是佛說」就是指「無有」、無體的意思。因此，這裡主要是在討論「有體」與「無體」的問題。

接下來，無論是《莊嚴經論》，還是《成唯識論》，都會針對這個議題進一步展開許多的論證與探討。不管你們小乘如何主張，如果你同意大乘是佛說（有體），會產生問題；或者如果你認為大乘不是佛說（就代表沒有體），也同樣會產生問題。意思是說，從你們的認知來看，你們如果認為大乘是佛說，那就等於違背你們原先所主張的「大乘非佛說」；如果你們承認大乘不是佛說、沒有體，同樣也會引發很多的問題。

因此，無論是同意大乘是佛說，還是否認大乘不是佛說，兩種立場都會導致諸多的過失。也就是說，你們主張大乘是佛說會有問題，你們主張大乘不是佛說也都會有問題。接下來要進一步探討的內容，就是對這兩種情況進行深入分析與破斥。因此最後這一段，是為了引發後面「體」與「非體」的討論，而先作的一個鋪陳。

甲六、釋體

第五、「體」者，若汝言：「餘佛有大乘體，此佛無大乘體。」若作此執，

亦成我義。大乘無異，體是一故。

成立大乘是佛說的八個原因，其中「第五、體者」。

第五個叫做「體」。

什麼意思呢？

「若汝言：『餘佛有大乘體，此佛無大乘體。』」

這一段是世親菩薩引述小乘佛弟子的主張。意思是說，假設你們小乘的佛弟子這麼樣認為、也這麼說：「其他的佛有大乘的體性，而現在的釋迦佛則沒有大乘的體。」換句話說，其他的佛講大乘，是因為其他的佛具有大乘的體；現在的佛沒有講大乘，是因為他沒有大乘的體，所以他就不能講大乘。

也就是說，小乘的佛弟子眼看前面第四個「成就」又被破之後，又提出新的主張：因為其他的佛有大乘的體，所以才會說大乘；現在的釋迦佛沒有大乘的體，所以才不說大乘。

世親菩薩對此加以反駁說：

「若作此執，亦成我義。」

如果你是這樣的執著、這樣的認為，那反而成立我的主張——「大乘是佛說」。

為什麼呢？

「大乘無異，體是一故。」

意思是說：大乘並沒有差別，大乘的體是統一性的、是一致的。

因為諸佛都是由修學大乘成就佛果，不能說某一尊佛他有大乘的體，而另一尊佛沒有大乘的體，不可能這樣子。你不能說過去的迦葉佛修學大乘道而成佛、有大乘的體，所以宣說大乘；而現在的釋迦佛因為不修學大乘，不經由大乘修行成佛，所以他就沒有大乘的體，所以就不說大乘。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。因為諸佛的體性都是無差別的，佛的三身以及一切功德體性，都是平等無二的。因此，大乘代表的是諸佛整個無上菩提的核心，其體性本來就是統一而無差別的。既然體性是統一的，那就代表不管是過去佛、現在佛乃至未來的佛，只要是成佛，就必定都有大乘的體性，不會有所謂「有的佛有體，有的佛沒有體」。這個就是第五「體」的意思。

甲七、釋非體

第六、「非體」者，若汝言：「此佛無大乘體。」則聲聞乘亦無體。若汝言：

「聲聞乘是佛說，故有體；大乘非佛說，故無體。」若作此執，有大過失。

若無佛乘而有佛出說聲聞乘者，理不應故。

然後接著就要看「第六、非體」。

我們先把《莊嚴經論》中「體」跟「非體」的部分學習清楚之後，再來看《成唯識論》，因為《成唯識論》它是將「體」跟「非體」合併在一起加以說明。

「第六、非體者」。《莊嚴經論》提出八個理由成立大乘是佛說，其中第六個理由稱為「非體」。

假設你們小乘這麼說：

「若汝言：『此佛無大乘體。』」

意思是說，假設你們小乘佛弟子這樣主張：「過去的佛有大乘的體，此佛（釋迦牟尼佛）沒有大乘的體。」

這裡這個「體」的主張其實跟前面的第五是一樣的意思。

前面第五因的主張是說，過去的佛有大乘的體，現在的佛沒有大乘的體，但是這樣講是不對的，因為大乘的體是無差別。若說某一尊佛有大乘體，則一切佛皆應有大乘體；不應該說大乘的體是一，結果卻出現「有的佛有、有的佛沒有」這種差別。這是前面第五因「體」的部分。

那第六「非體」的部分則是說，假設你認為過去佛有大乘體，而現在佛沒有大乘體。那我就用另外一種結果來反駁你：

「則聲聞乘亦無體。」

世親菩薩他就從另一個角度提出反駁，「則聲聞乘亦無體」，如果你認為釋迦佛沒有大乘體，那我也可以依同樣的道理說，聲聞乘也沒有體。換句話說，聲聞乘也變成不可成立、不可得。既然你說釋迦佛沒有大乘體，所以不說大乘法；那我也可以說，釋迦佛同樣沒有聲聞乘的體，所以釋迦佛也沒有講聲聞法，因此聲聞乘也不成立。這就是「非體」的意思。

也就是說，這裡是用對方的話，然後引發出另外一個道理來反駁。前面「體」的部分，是破斥「有的佛有體、有的佛沒有體」的不合理，因為體是統一性的，不能有的有、有的沒有。現在「非體」的部分則是說，假設你還是堅持釋迦佛沒有大乘體的話，我也可以反過來說，你們聲聞乘也沒有體，所以你們聲聞乘也等同於是不存在的。

接著對方又提出辯解：

「若汝言：『聲聞乘是佛說，故有體；大乘非佛說，故無體。』」

這個時候小乘的佛弟子，他又不服氣，因此針對「聲聞乘沒有體」又有這樣的辯解。意思是說，聲聞乘是佛所說，所以有體；大乘不是佛所說，所以沒有體。

世親菩薩又反駁回去了：

「若作此執，有大過失。」

意思是說：如果你認為聲聞乘是佛說的，因此有體；大乘不是佛說的，所以並不存在大乘的體。如果你持這樣的見解，有一個很大的錯誤。

什麼錯誤呢？

「若無佛乘而有佛出說聲聞乘者，理不應故。」

意思是說：假設沒有佛乘（佛乘就是大乘），卻仍然有佛出現在世間宣說聲聞乘，那合理

嗎？不合理。因為沒有大乘、沒有佛乘，就不應該有佛的存在。沒有佛存在，誰來說聲聞乘呢？因此，這樣的說法是矛盾的、有顛倒、有過失。

今天這個佛難道是修聲聞乘而成佛嗎？假設佛是修聲聞乘而成佛的話，那你們這些阿羅漢怎麼個個都不是佛？如果大家都是修聲聞乘而成佛的話，你們這些阿羅漢應當跟佛平等嘛，對不對？你們的智慧、你們的功德、你們的各方面都應當跟佛一樣啊？可是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子。聲聞乘不是成佛的方便。假設聲聞乘不是成佛的方便，那請問要怎麼修才能成佛？必定有另外的一條道路，另外的一個方便就是大乘，要修大乘才能成佛。

因此我才說，如果你認為釋迦佛沒有大乘體，就會導致聲聞乘也不應當有體的存在。因為沒有佛乘、沒有大乘，就不應當有佛出現世間；沒有佛出現世間，就沒有人說聲聞乘法，那就代表聲聞乘也應當不存在才對。因此沒有佛乘的情況之下，卻有佛出現世間來說聲聞乘、來說小乘的話，這是一個不合理的地方。

所以說，第五的「體」跟第六的「非體」，原則上都是圍繞在「有無大乘體」來辯論的。那差別在於說，第五的「體」是破斥「有的佛有大乘體、有的佛沒有大乘體」的不合理，應當大家都有大乘的體，大家都是同樣修大乘而成佛的。因為諸佛是平等無差別，他所修的大乘的體也是平等無差別，應當皆有體。

那第六「非體」則是說，假設你認為某個佛沒有大乘的體，那很抱歉，既然他沒有大乘的體，也不應該有聲聞乘的體。那你如果說又進一步主張，因為聲聞乘是佛說的，所以有聲聞乘的體；大乘不是佛說，所以沒有大乘的體。假設你這樣認為的話，那更加是錯誤；因為沒有佛乘、沒有大乘的話，怎麼會有佛出現世間來說小乘呢？是不是？你總不能說佛都是修小乘成佛的。你如果認為佛說小乘，然後也修小乘成佛的話，不對。因為佛在世，這麼多的阿羅漢都是修小乘，可是他們都成佛了嗎？也沒有啊。舍利弗、目犍連、阿難、迦葉等他們都修聲聞乘，但並未成佛，只證阿羅漢果，其智慧與功德亦遠不及佛。所以聲聞乘不是成佛的究竟方便。除了大乘之外，並無其他成佛之道。所以第五「體」與第六「非體」的差別，就在於論破角度不同，但核心都是在於成立「大乘體不可否定」的道理。

成唯識論對讀補充：釋「體」與「非體」

五、有無有故。若有大乘，即應信此諸大乘教是佛所說，離此大乘不可得故。

述曰：

《莊嚴論》第五、體，第六、非體，二合為一。

彼言：「有體者，若汝言：『餘佛有大乘體，此佛無大乘體。』亦成我義。

大乘無異，體是一故。非體者，若汝云：『此佛無大乘體。』即聲聞乘亦無體。若言：『聲聞乘是佛說，有體；大乘不然。』無佛乘者，有佛出世說聲聞乘者，有大過故。」與此少異。

此意：亦以他佛有大乘體，此佛無大乘體，誰出世說聲聞等，意同前。

又此佛別有大乘體，即是此教所詮。彼無此義。

又非唯體，若教、若理、若行、若事皆是，故應總言「教」。

此何所攝？大乘以何為體？彼智為體，有局義故。謂許有大乘教等，無問自他佛，即此所說是。離此所說，大乘無故。

量云：「諸大乘體等定以此教而為能詮，許能顯彼深妙理等故，如《增一》等教。」

若無大乘，聲聞乘教亦應非有，以離大乘，決定無有得成佛義，誰出於世說聲聞乘。故聲聞乘是佛所說，非大乘教，不應正理。

述曰：

若無大乘體等，聲聞乘教亦應不有，以無能詮佛教、所詮佛行，依誰成佛說聲聞乘？

佛應別有乘教，三乘攝故，或果別故，或佛、聲聞中隨一攝故，如餘二乘。

若言：「佛乘，《增一》等是。」亦應佛果即聲聞等，應佛即聲聞，許能詮教是一故，如聲聞等。

又逼之言：「汝聲聞乘等亦應非有，三乘攝故，如汝佛乘。」

彼《論》廣中言：「若汝言：『有體者，即聲聞乘是大乘體。以此乘得大菩提故。』有四因緣，非以聲聞乘為大乘體。一、非全故，聲聞唯自利，不利他故。二、非不違故，有言『自利法教於他，即是利他』者。不然！雖以自利安他，彼自求涅槃，不可以此得大菩提故。三、非行故，有言『若久行聲聞乘行，則得大菩提』者。不然！聲聞乘非大菩提方便故，非以久行非方便得大菩提。如搆牛角，不出乳故。四、非教授故，大乘教授，聲聞乘無。故聲聞乘，不即是大乘。」

又五因故，大乘與聲聞乘相違。一、發心異。二、教授異。三、方便異，皆為自得涅槃故。四、住持異，福、智聚少故。五、時節異，三生得解脫故。大乘翻此，故非即聲聞乘。

有言「大乘依行無果，非佛說」者。

「五、有無有故。」在《成唯識論》當中，他將第五個理由叫做「有無有」。這個「有無有」就相當是我們前面講的「體」與「非體」。也就是說，《莊嚴經論》用「體」「非體」來說明，而《成唯識論》則改以「有」與「無有」來表達同一義理。

接著經文說：

「若有大乘，即應信此諸大乘教是佛所說，離此大乘不可得故。」

首先《成唯識論》他就先提出一個主張：如果你認為有大乘，你就應當相信這個大乘教法必定是佛說的。因為「離此」——這裡的「此」指的就是佛——離開了佛而說大乘的話，這個大乘是不可得的。也就是說，沒有佛的話不可能會有大乘，大乘必定是佛說，除了佛以外沒有人能夠說大乘。

因此首先明白，如果有大乘、承認有大乘的話——包括說如果你主張有大乘，或者說你相信有大乘，或者你認為此釋迦佛有大乘——都應當相信這個大乘的教法一定是佛說的。因為離開佛所說這件事，大乘就是不可得。大乘一定是佛所宣說，離開「佛說大乘」這件事，就不會有大乘的存在。不可能說佛以外，還有其他有智慧、有資格的有情能夠宣說大乘。

因此才說「離此」，這個「此」就是指佛說大乘這件事。離此佛說大乘這件事，大乘就是不可得。沒有佛說大乘的話，大乘也就不會存在。因此，只要世間出現大乘教法，必定都應當是佛說的。因此，如果認同「有大乘的體」，那就代表大乘的體必然是依佛而成立，必然是佛所說。所以，不管是在任何的世界出現大乘的話，不能說他方世界有大乘是他方世界的佛說的，而我們這個世界有大乘卻不是佛說而是由凡夫所宣說。不應該這樣。總而言之，只要有大乘的出現，只要有大乘的存在，我們都應當要相信大乘教法必然是佛說；離開佛說，大乘是不會出現的。以上是這一段內容的意思。

（以上影音內容第 10 講）